

OHLT 1060/4208

13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1 1932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三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性理五

心性情

定性

情意

志氣志意

思慮附

程子曰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問喜怒哀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有情○問喜怒哀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為波濤洶洶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

人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問性善而情不善乎曰情者性之動也要歸之於正而已亦何得以不善名之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發于性則見于情發于情則見于色以類而應也

龜山楊氏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楊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河東侯氏曰性之動便是情主宰處便是心

五峯胡氏曰探視聽言動無息之本可以知性察視聽言動不息之際可以會情視聽言動道義明著孰知其爲此心視聽言動物欲引取孰知其爲人欲是故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性情之德庸人與聖人同聖人妙而庸人之所以不妙者拘滯於有形而不能通爾今欲通之非致知何適哉○氣之流行性爲之主性之流行心爲之主

朱子曰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

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仁
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
性之動也心者性情之主也○未動爲性已動爲
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性對情言心對
性情言合如此是性動處是情主宰是心大抵心
與性似一而二似二而一此處最當體認○在天
爲命稟於人爲性既發爲情此其脈理甚實仍更
分明易曉惟心乃虛明洞徹統前後而爲言耳據
性上說寂然不動處是心亦得據情上說感而遂

通處是心亦得故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文
義可見性別具仁義禮智之端實而易察知此實
理則心無不盡盡亦只是盡曉得耳如云盡曉得
此心者由知其性也○問心性之別曰這箇極難
說且是難於譬喻如伊川以水喻性其說本好却
使曉不得者生病心大槩似箇官人天命便是君
之命性便如職事一般此亦大槩如此要自理會
得如邵子云性者道之形體蓋道只是合當如此
性則有一箇根苗生出君臣之義父子之仁性雖
虛都是實理心雖是一物却虛故能包含萬理這

箇要人自體察始得又曰性是心之道理心是主
宰於身者四端便是情是心之發見處四者之萌
皆出於心而其所以然者則是此性之理所在也
○問未發之前心性之別曰心有體用未發之前
是心之體已發之際乃心之用如何指定說得蓋
主宰運用底便是心性便是會恁地做底理性則
一定在這裏到主宰連用却在心情只是幾箇路
子隨這路子恁地做去底却又是心○問靜是性
動是情曰大抵都主心心性字從心從生情字從
心從青性是有此理且如天命之謂性要須天命

箇心了方是性○人多說性方說心看來當先說
心古人制字亦先制得心字性與情皆從心以人
之生言之固是先得這道理然纔生這許多道理
却都具在心裏且如仁義自是性孟子則曰仁義
之心惻隱羞惡自是情孟子則曰惻隱之心羞惡
之心蓋性即心之理情即性之用今先說一箇心
便教人識得箇情性底總腦教人知得箇道理存
著處若先說性却似性中別有一箇心橫渠心統
性情語極好顛撲不破○問心性情曰孟子說惻
隱之心仁之端也一段極分曉惻隱羞惡是非辭

讓是情之發仁義禮智是性之體性中只有仁義禮智發之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乃性之情也○問性情心仁曰性無不善心所發爲情或有不善說不善非是心亦不得却是心之本體本無不善其流爲不善者情之遷於物而然也性是理之總名仁義禮智皆性中一理之名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情之所發之名此情之出於性而善者也其端所發皆微皆從此心出故曰心統性情者也性不是別有一物在心裏心具此性情心失其主却有時不善如我欲仁斯仁至我不欲仁斯失其仁

矣回也三月不違仁言不違仁是心有時乎違仁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存養主一使之不失仁乃善○性情心惟孟子橫渠說得好仁是性惻隱是情須從心上發出來心統性情者也性只是合如此底只是理非有箇物事若是有底物事則既有善亦必有惡惟其無此物只是理故無不善○心統性情者也寂然不動而仁義禮智之理具焉動處便是情有言靜處是性動處是心如此則是將一物分作兩處了心與性不可以動靜言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如雞心猪心之屬切開可見人心

亦然只這些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彌綸天地該
括古今推廣得來蓋天蓋地莫不由此此所以爲
人心之妙歟理在人心是之謂性性如心之田地
充此中虛莫非是理而已心是神明之舍爲一身
之主宰性便是許多道理得之於天而具於心者
發於智識念慮處皆是情故曰心統性情者也○
問明道云稟於天爲性感爲情動爲心伊川則又
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
如二程說則情與心皆自夫一性之所發彼問性
而對以情與心則不可謂不切所問者然明道以

動爲心伊川以動爲情自不相侔不知今以動爲
心是耶以動爲情是耶或曰情對性言靜者爲性
動者爲情是說固然也今若以動爲情是則明道
何得却云感爲情動爲心哉橫渠云心統性情者
也既是心統性情伊川何得却云自性之有形者
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耶如伊川所云却
是性統心情者也不知以心統性情爲是耶性統
心情爲是耶此性情心三者未有至當之論也曰
近思錄中一段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註云寂
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註云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是也夫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故橫
渠云心包性情者也此說最爲穩當如前一程先
生說話恐是記錄者誤耳如明道感爲情動爲心
感與動如何分得若伊川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
心某直理會他說不得以此知是門人記錄之誤
也○問人當無事時其中虛明不昧此是氣自然
動處便是性曰虛明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
無少欠缺便是性感物而動便是情橫渠說得好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說合
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是就人

極處此話大
有以
始尋得情字
著落

物上說○看橫渠心統性情之說乃知此話大有
功始尋得箇情字著落與孟子說一般孟子言惻
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情也此是情上見
得心又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此是性上見得心蓋
心便是包得那性情性是體情是用○五峯云心
妙性情之德妙是主宰運用之意五峯此說不是
曾去研窮深體如何直見得恁地○問論性有已
發之性有未發之性曰性纔發便是情情有善惡
性則全善心又是一箇包總性情底大抵言性便
須見得是元受命於天其所稟賦自有本根非若

好
波瀾有好不

心可以一槩言也却是漢儒解天命之謂性云木
 神仁金神義等語却有意思非苟言者學者要體
 會親切又曰若不用明破只恁涵養自有到處亦
 自省力○性在未動情是已動心包得已動未動
 蓋心之未動則為性已動則為情所謂心統性情
 者也欲是情發出來底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
 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但波瀾有好底有不好底
 欲好底如我欲仁之類不好底則一向奔馳出去
 若波濤翻浪大段不好底欲則滅却天理如水之
 壅決無所不害孟子謂情可以為善是說那情之

正從性中流出來者元無不好也○心主宰之謂
 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方有
 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
 情非僦伺與性情為一物而不分別也○心者主
 乎性而行乎情故喜怒哀樂未發則謂之中發而
 皆中節則謂之和心是做工夫處○心之全體湛
 然虛明萬理具足無一毫私欲之間其流行該徧
 貫乎動靜而妙用又無不在焉故以其未發而全
 體者言之則性也以其已發而妙用者言之則情
 也然心統性情只就渾淪一物之中指其已發未

發而為言耳非是性是一箇地頭心是一箇地頭
 情又是一箇地頭如此懸隔也○問心性情之辨
 曰程子云心譬如穀種其仁具生之理是性陽氣
 發生處是情推而論之物物皆然○性具許多道
 理昭昭然者屬性未發理具已發理應則屬心發
 動則情所以存其心則養其性心該備通貫主宰
 運用呂云未發時心體昭昭程云有指體而言者
 有指用而言者李先生云心者貫幽明通有無○
 心性指其寂然不動處情指其發動處○有是形
 則有是心而心之所得乎天之理則謂之性仁義禮智

是性之所感於物而動則謂之情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
 三者人皆有之不以聖凡為有無也但聖人則氣
 清而心正故性全而情不亂耳學者則當存心以
 養性而節其情也今以聖人為無心而遂以為心
 不可以須臾有事然則天之所以與我者何為而
 獨有此贅物乎○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
 之知覺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
 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
 非之者情也且此理而覺其為是非者心也此處
 分別只在毫釐之間精以察之乃可見耳○問橫

性理大全卷之三十一
渠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
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所謂性者恐
兼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言否所謂心者併人心
道心言否曰非氣無形無形則性善無所賦故凡
言性者皆因氣質而言但其中自有所賦之理耳
人心道心亦非有兩物也○性是理心是包含該
載敷施發用底○康節云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
之鄒鄒身者心之區宇此語雖說得粗畢竟大槩
好○問心之動性之動曰動處是心動底是性又
問先生謂動處是心動底是性竊推此二句只在

底處兩字上如穀種然生處便是穀生底却是那
裏面此子曰若以穀譬之穀便是心那爲粟爲菽
爲禾爲稻底便是性康節所謂心者性之鄒鄒是
也包裹底是心發出不同底是性○心以性爲體
心將性做箇子模樣蓋心之所以具是理者以有
性故也○心有善惡性無不善若論氣質之性亦
有不善○心性理拈著一箇則都貫穿惟觀其所
指處輕重如何如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
者寡矣存雖指理言然心自在其中操則存此存
雖指心言然理自在其中○問人之生稟乎天之

理以爲性其氣清則爲知覺而心又不可以知覺
言當如何曰難說以天命之謂性觀之則命是性
天是心心有主宰之義然不可無分別亦不可太
說開成兩箇當熟玩而默識其主宰之意可也○
有這性便發出這情因這情便見得這性因今日
有這情便見得本來有這性○性不可言所以言
性善者只看他惻隱辭讓四端之善則可以見其
性之善如見水流之清則知源頭必清矣四端情
也性則理也發者情也其本則性也如見影知形
之意○性不可說情却可說所以告子問性孟子

却答他情蓋謂情可爲善則性無有不善所謂四
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惻隱是情惻隱是仁發出來
底端芽如一箇穀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爲萌芽
是情所謂性只是那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四件無
不善發出來則有不善何故殘忍便是那惻隱反
底冒昧便是那羞惡反底○仁義者天理之目而
慈愛羞惡者天理之施於此看得分明則性情之
分可見

北溪陳氏曰情與性相對情者性之動也在心裏面
未發動底是性事物觸著便發動出來底是情寂

義者天理

目

情之分

四

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這動底只是就性中發出來不是別物其大目則為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中庸只說喜怒哀樂四箇孟子又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而言大抵都是情性中有仁動出為惻隱性中有義動出為羞惡性中有禮智動出為辭讓是非端是端緒裏面有這物其端緒便發從外面來若內無仁義禮智則其發也安得有許四端大槩心是箇物貯此性發出底便是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等以情言仁義等以性言必又言心在其中者所以統情性而為之主也

問明道云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心發於思慮謂之情如此則性乃心情之本而橫渠則以為心統性情如何潛室陳氏曰心居性情之間向裏即是性向外即是情心居二者之間而統之所以聖賢工夫只在心裏著到一舉而兼得之橫渠此語大有功

西山真氏曰誠者真實無妄之理天之命於人人之受於天性此而已故曰誠成天下之性凡天下所

性乃心情之
心居二者之
聖賢工夫在
心裏著到
聖賢一舉兼
侍
領來此語大
有功

功

有之理莫不具於一性之中故曰性立天下之有情者性之動也效如爻者效也之效天下之理不能無變動卦之有爻所以像之性之有情亦猶是也未發則理具於性既發則理著於情情之動須因乎物所以不能無動則理也故曰情效天下之動仁義禮智性之德惻隱以下情之德性情之德雖具而發揮運用則在此心而已故中庸論大本達道必以戒懼慎獨為主蓋該寂感貫動靜者心也心得其正然後性之本然者全而情之發亦中節矣故曰心妙性情之德

惟無內外

天地心普萬物無心
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
廓然大公
物來順應

滅東生西

張子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程子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旣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

人情各有所蔽

反鑑索照

丙外兩忘

聖人喜怒哀

喜怒哀觀理

定性書日期
中為出

性理大全 卷三十三

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
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
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
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
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
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
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
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
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哀不繫於心而繫
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

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
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
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
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

半矣 七下論
定性

問定性書也難理會朱子曰也不難定性字說得也
詫異此性字是箇心字意明道言語甚圓轉初讀
未曉得都沒理會子細看却成段相應此書在鄆
時作年甚少○明道定性書自胸中瀉出如有物
在後面逼逐他相似皆寫不辦黃直卿曰此正所

性理大全 卷三十三

此正所謂造
道之言
不見下字處

謂有造道之言曰然只是一篇之中都不見一箇
下手處童蜚卿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這莫
是下工處否曰這是說已成處且如今人私欲萬
端紛紛擾擾無可柰何如何得他大公所見與理
皆是背馳如何便得他順應楊道夫曰這便是先
生前日所謂也須存得這箇在曰也不由你存此
心紛擾看著甚方法也不能得他住這須是見得
須是知得天下之理都著一毫私意不得方是所
謂知止而後有定也不然只見得他如生龍活虎
相似更把捉不得○定性一章明道言不惡事物

亦不逐事物今人惡則全絕之逐則又爲物累
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當則善矣蓋橫渠有意於
絕外物而定其內明道意以爲須是內外合一動
亦定靜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苟只靜
時能定則動時恐却被物誘去矣○問聖人動亦
定靜亦定所謂定者是體否曰是曰此是惡物來
感時定抑善惡來皆定曰惡物來不感這裏自不
接曰善物則如何曰當應便應有許多分數來便
有許多分數應這裏自定曰子哭之慟而何以見
其爲定曰此是當應也須是廓然而大公物來而

生龍活虎

順應再三誦此語以爲說得圓○問聖人定處未
詳曰知止而後有定只看此一句便了得萬物各
有當止之所知得則此心自不爲物動曰舜號泣
于旻天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當此時何以見其爲
定曰此是當應而應當應而應便是定若不當應
而應便是亂了當應而不應則又是死了○問天
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
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
來而順應學者卒未到此奈何曰雖未到此規模
也是恁地廓然大公只是除却私意事物之來順

他道理應之且如有一事自家見得道理是恁地
却有箇偏曲底意思要爲那人便是不公便逆了
這道理不能順應聖人曰有聖人大公賢人自有
賢人大公學者自有學者大公又問聖賢大公固
未敢請學者之心當如何曰也只要存得這箇在
克去私意這兩句是有頭有尾說話大公是包說
順應是就裏面細說公是忠便是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順應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廓然而大
公是寂然不動物來而順應是感而遂通○問定
性書云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

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曰此一書首尾只此兩項伊川文字段數分明明道多只恁成片說將去初看似無統子細理會中間自有路脈貫串將去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自後許多說話都只是此二句意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是說廓然而大公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此是說物來而順應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遽忘其怒是應廓然而大公而觀理之是非是應物來而順應這須子細去看方始得○問自私則不能以

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所謂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心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普萬物順萬事者即廓然而大公之謂無心無情者即物來而順應之謂自私則不能廓然而大公所以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物來而順應所以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曰然○明道云不能以有爲爲應迹應迹謂應事物之迹若心則未嘗動也○問定性書所論固是不可有意於除外誘然此地位高者之事在初學恐亦不得不然否曰初學也不解如此外誘如何

除得有當應者亦只得順他便看理如何理當應便應不當應便不應此篇大綱只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兩句其他引易孟子皆是如此末謂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一篇著力緊要只在此一句遽忘其怒便是廓然大公觀理之是非便是物來順應明道言語渾淪子細看節節有條理曰內外兩忘是內不自私外應不鑿否曰是大抵不可以內者爲是而外者爲非只得隨理順應○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惟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舊時謂觀理

之是非纔見已是而人非則其爭愈力後來看不如此如孟子所謂我必不仁也其自反而仁矣其橫逆由是也則曰此亦妄人而已矣○人情易發而難制明道云人能於怒時遽忘其怒亦可見外誘之不足畏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此語可見然有一說若知其理之曲直不必校却好若見其直而又怒則愈甚大抵理只是此理不在外求若於外復有一理時却難爲只有此理故○問聖人恐無怒容否曰怎生無怒容合當怒時必亦形於色如要去治那人之罪自爲笑容則不可曰如此則恐

涉忿厲之氣否曰天之怒雷霆亦震舜誅四凶當其時亦須怒但當怒而怒便中節事過便消了更不積○問定性書是正心誠意工夫否曰正心誠意以後事○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廓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為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為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為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

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智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為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良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智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眾人之喜怒自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為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

性理大全 卷三十三
學所敢議然意其強探力取之意多涵養之功少
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勉齋黃氏曰定性字當作定心看若以心有內外則
不惟未可語定亦且不識心矣問天地之常至而
順應是第二段此書大意不過此二句而已廓然
大公是不絕乎物物來順應是不累乎物曰固是
如此然自心普萬物情順萬事便是不絕乎物無
情無心便是不累乎物只是此兩意貫了一篇又
曰自易曰貞吉悔亡至而除也是第三段此乃引
易以結上段之意貞吉則虛中無我不絕乎物而

亦不累乎物也憧憧則累乎物矣自人之情至索
照也是第四段只是與前二段意相反自私便是
求絕乎物用智是反累乎物不能以有爲爲應迹
故求絕乎物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故反累乎物自
易曰艮其背至應物爲累哉是第五段亦引易以
結上文艮不獲其身則無我無我則不自私用智
而鑿則不以明覺爲自然故不若內外之兩忘也
自聖人之喜至爲如何哉是第六段以聖人喜怒
明其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也後面是第七段未嘗
無怒而觀理是非則未至於聖人而於道思過半

性理大全 卷三十三
矣以此讀之則自粲然明白矣又曰末一段專說
順應一邊然未嘗不怒則是大公朱文公舊說亦
兼大公順應而言蓋以遽忘其怒爲大公也

西山真氏曰定性者理定於中而事不能惑也理定
于中則當靜之時固定也動之時亦未嘗不定也
不隨物而往不先物而動故曰無將迎理自內出
而周於事事自外來而應以理理即事也事即理
也故曰無內外夫能定能應有寂有感皆心之妙
也所以然者性也若以定與寂爲是而應與感爲
非則是以性爲有內外也事物之來以理應之猶

鑑懸於此而形不能遁也鑑未嘗隨物而照性其
可謂隨物而在外乎故事物未接如鑑之本空者
性也事物既接如鑑之有形者亦性也內外曷嘗
有二本哉知此則知事物不能累吾之性雖酬酢
萬變未嘗不定也

雙峯饒氏曰君子之學惟其知性之無內外也故其
存於中者常豁然而太公知應事接物各有當然
之理莫非吾性之理也故其感於外者常因事物
之來而順理以應之此其所以能定也衆人惟其
不知此理故不能豁然大公而常梏於自私不能

性理大全 卷三十三 三十三
物來順應而每事常鑿智以爲用此其所以不能
定也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朱子曰運用是發了問
情亦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恁
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
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記下論情
意○心意猶有痕跡如性則全無兆朕只是許多
道理在這裏○問意是心之所發又說有心而後
有意則是發處依舊是心主之到私意盛時心也
隨去曰固然○問情意之別曰情是會做底意是

去百般計較做底意因有是情而後用○問情意
如何體認曰性情則一性是不動情是動處意則
有主向如好惡是情好好色惡惡臭便是意○未
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

北溪陳氏曰意者心之所發也有思量運用之義大
抵情者性之動意者心之發情是就心裏面自然
發動改頭換面出來底正與性相對意是心上發
起一念思量運用要恁地底情動是就全體上論
意是就一念處論合數者而觀纔應接事物時便
都呈露在面前且如一件事物來接著在內主宰

性理大全 卷三十三 三十三
者是心動出來或喜或怒是情裏面有箇物能動
出來底是性運用商量要喜那人要怒那人是意
心向那所喜所怒之人是志喜怒之中節處又是
性中道理流出來卽其當然之則處是理其所以
當然之根原處是命一下許多物事都在面前未
嘗相離亦粲然不相紊亂○以意比心則心大意
小以全體言意是就全體上發起一念慮處○毋
意之意是就私意說誠意之意是就好底意說○
人常言意思去聲思者思平聲也思慮念慮之類皆意
之屬

程子曰志御氣則治氣役志則亂人忿慾勝志者有
矣以義理勝氣者鮮矣已下論志○問人有少而

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何爲其然也曰志不立
爲氣所使故也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曾子
易簣之際其氣微可知也惟其志旣堅定則雖死
生之際亦不爲之動也况老少之異乎○問志意
之別曰志自所存主言之發則意也發而當理也
發而不當私也

朱子曰性者卽天理也萬物稟而受之無一理之不
具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

動志者心之所之比於情意尤重氣者卽吾之血氣而充乎體者也比於他則有形器而較粗者也
○心之所之謂之志日之所之謂之時志字從之從心時字從之從日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是那志底脚凡營爲謀度往來皆意也所以橫渠云志公而意私○問意志曰橫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志是公然主張要做事底意是私地潛行間發處志如伐意如侵

北溪陳氏曰志者心之所之之猶向也謂心之正面全向那裏去如志於道是心全向於道志於學是心全向於學一直去求討要必得那箇物事便是志若中間有作輟或退轉底意便不得謂之志○志有趣向期必之意趣向那裏去期料要恁地決然必欲得之便是志人若不立志只泛泛地同流合汗便做成甚人須是立志以聖賢自期便能卓然拔出於流俗之中不至隨波逐浪爲碌碌庸輩之歸若甘心於自暴自棄便是不能立志○立志須是高明正大人多有好資質純粹靜淡甚近道却甘心爲卑陋之歸不肯志於道只是不能立志

○孟子曰士尚志立志要高不要卑○論語曰博學而篤志立志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如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若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皆以聖人自期皆是能立志孟子曰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以舜自期亦是能立志

西山真氏曰志者心之用也心無不正而其用則有正邪之分志者進德之基若聖若賢莫不發軔乎此志之所趨無遠不達穹山窮海不能限也志之

所向無堅

龍虎在而風雲從

許氏曰雲從龍風從虎氣從志龍虎所在而風雲從之

所向無堅不入銳兵精甲不能禦也善惡二途惟道與利而已志乎道則理義為之主而物欲不能移志乎利則物欲為之主而理義不能入堯桀舜跖之所繇以異也可不謹乎

魯齋許氏曰雲從龍風從虎氣從志龍虎所在而風雲從之志之所在而氣從之

程子曰思慮不得至於苦已下論思慮○要息思慮便是

不息思慮○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

破屋無梁

無緣作得主

定

虛器入水

手自自然

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則坐馳有忘之心是則思而已矣○泛乎其思不若約之可守也思則來捨則去思之不熟也○呂與叔嘗言思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問思可去否上蔡謝氏曰思如何去思曰睿睿作聖思豈可去問遇事出言每思而發是否曰雖不中不遠矣

問程子云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朱子曰思慮息不得只敬便都沒了○問思慮紛擾曰公不思慮時不識箇心是何物須是思慮時知道這心如此紛擾漸漸見得却有下工夫處○問知與思於人身最緊要曰然二者也只是是一事知如手相似思是教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夫知也○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却反

三者良是
思所以用夫
知

性理大全 卷三十三 成不靜也

聖見山悅謂

魯齋許氏曰慎思視之所見聽之所聞一切要箇思字君子有九思思曰睿是也要思無邪目望見山便謂之青可乎惟知故能思○或問心中思慮多奈何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呆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即當斬去在自知之耳人心虛靈無稿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於可思慮處

臨川吳氏曰常人非無思而不見其有得何也不思其則是謂妄思平吉惡有妄思而可以有得者哉思必

于其則而後為思之正則必于其得而後為思之成則也者帝之衷民之彝性分所固有事理之當然也稽諸夫子之言無邪其綱九思其目也無邪者心之則曰明曰聰曰溫曰恭曰忠曰敬者視聽色貌言事之則也思之思之其有不得之者乎

○天以生為道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言也則謂之命○觀生理可以知道○繫辭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新安吳勉學重校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三

無邪者心之

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或者以清虛一大爲天道此乃以器言而非道也○道卽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書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地之全也○沖漠無朕萬象森然

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要安排引入塗轍旣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使如槁木心使如死灰豈有真做牆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今旣如槁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謂張子厚曰道者天下之公也而學者欲立私說何也子厚曰心不廣也曰

彼亦是美事好而爲之不知乃所當爲強私之也
○問道無真假曰既無真則是假耳既無假則是
真矣真假皆無尚何有哉必曰是者爲真非者爲
假不亦顯然而易明乎○問何謂誠何謂道曰自
性言之謂之誠自理言之謂之道其實一也

張子曰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雜也與
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人知道爲自然而
未識自然之爲體○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
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
之不能虛由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岳有時

而摧凡有形之物即易壞惟太虛處無動搖故爲
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至矣○太虛者自然之道行之要在思故又曰
思誠○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安分則謂之
道不能安分謂之非道顯諸仁天地生萬物之功
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
是藏諸用也

藍田呂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良心所發莫非道
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
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

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巳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也

上蔡謝氏曰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

和靜尹氏謂呂堅中曰吾道甚平易明白須行到無內外無思慮方得

五峯胡氏曰陰陽成象而天道著矣剛柔成質而地道著矣仁義成德而人道著矣○道者體用之總名仁其體義其用合體與用斯爲道矣○堯舜禹湯文王仲尼之道天地中和之至非有取而後爲

之者也是以周乎萬物通乎無窮日用而不可離也○道不能無物而自道物不能無道而自物道之有物猶風之有動水之有流也夫孰能間之故離物求道者妄而已矣

延平李氏曰道之可以治心猶食之克飢衣之禦寒也身有迫於飢寒之患者遑遑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然飢而思食不過乎菽粟之甘寒而求衣不過乎綿布之溫道之所可貴亦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

之以仁義忠信而已耳舍此之不務而必求夫詭
詭譎恠可以駭人耳目者而學之是猶飢寒切身
者不知菽粟綈布之爲美而必期乎珍異侈靡之
奉焉求之難得享之難安終亦必亡而已矣

朱子曰這道體浩浩無窮○聖人之道如飢食渴飲
○聖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合內外平物
我此見道之大端蓋道只是致一公平之理而已
○道之常存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亘古
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
○鳶飛魚躍道體隨處發見○天高地下人位乎

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柔剛是則
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於父
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
天理之至○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
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
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
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
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
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
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

三綱之要
五常之本
人倫天理之

行處是

德者本所當

者養此而已○問昔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
 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君臣父子
 兄弟上求諸先生之言不曾有高遠之說曰明道
 之說固如此然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各有當然之
 理此便是道○問韓持國言道上無克此說猶可
 至說道無真假則誤甚矣曰正緣其謂道無真假
 所以言無克若知道有真假則知假者在所當克
 也○道之大本豈別是一物但日用中隨事觀省
 又當自見然亦須是虚心游意積其功力庶幾有
 得○道是統名理是細目○道訓路大槩說人所

理是道裏面
 亦理
 宏入精密

共由之路理各有條理界辨因舉康節云夫道也
 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如道路之道坦
 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問道與理
 如何分曰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問如木理相似
 曰是問如此却似一般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
 裏面許多理脉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問程
 子云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
 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
 可道上回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
 入途轍他所謂途轍者莫只是以人所當行者言

之凡所當行之事皆是先有此理却不是臨行事時旋去尋討道理曰此言未有這事先有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不成元無此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却旋將道理入在裏面又問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是如何曰是這一箇事便只是這一箇道理精粗一貫元無兩樣今人只見前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將謂是空蕩蕩却不知道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又問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應字是應務之應否曰未應是未應此事已應是已應此事未應

固是先却只是後來事已應固是後却只是未應時理○問冲漠無朕一段曰未有事事物之時此理已具少間應處只是此理所謂塗轍即是所由之路如父之慈子之孝只是一條路從源頭下來○問未應不是先一條曰未應如未有此物而此理已具到有此物亦只是這箇道理塗轍是車行處且如未有塗轍而車行必有塗轍之理○答呂子約曰道之得名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元德直以訓行則固不可當時若但以當行之路答之則因彼之說發吾之意而冲漠之云亦自通貫矣今且以

來示所引一陰一陽君臣父子形而上下冲漠氣
象等說合而析之則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
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紛羅者也是數
者各有當然之理即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
上者也冲漠之無朕者也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則
冲漠者固爲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爲之用若
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爲體而其理之發見
者爲之用不可槩謂形而上者爲道之體天下達
遺爲道之用也○問伊川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
而下者謂之器須着如此說曰這是伊川見得分

明故云須着如此說形而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
物如此開說方見分明如此了方說得道不離乎
器器不違乎道處如爲君須止於仁這是道理合
如此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
慈這是道理合如此今人不解恁地說便不索性
兩邊說怎生說得通○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
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
理相間斷了所以明道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
之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
別而不相離也○道須是合理與氣看理是虛底

物事無那氣質則此理無安頓處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這便無理與氣而言陰陽氣也一陰一陽則是理矣猶言一闔一闢謂之變闔闢非變也一闔一闢則是變也蓋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道也○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器是形迹事物物亦皆有箇形迹有道須有器有器須有道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爲是器之理者則道也這箇在人看始得指器爲道固不得離器於道亦不得須知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

理無一物

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一物也○經書中所言只是這一箇道理都重三疊四說在裏只是許多頭面出來如語孟所載也只是這許多話一箇聖賢出來說一番了一箇聖賢又出來從頭說一番如書中堯之所說也只是這箇舜之所說也只是這箇以至於禹湯文武所說也只是這箇又如詩中周公所贊頌文武之盛德亦只是這箇便若桀紂之所以危亡亦只是反了這箇道理若使別撰得出來古人須自撰了惟其撰不

得所以只共這箇道理○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
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箇公共底道理德
便是得此道於身則為君必仁為臣必忠之類皆
是自有得於已方解恁地堯所以脩此道而成堯
之德舜所以脩此道而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先羲
黃以降都只是這一箇道理亘古今未嘗有異只
是代代有一箇人出來做主做主便是得此道
理於已不是堯自是一箇道理舜又是一箇道理
文王周公孔子又別是一箇道理老子說失道而
後德他都不識分做兩箇物事便將道做一箇空

聖會得個是
處便是道

無底物事看吾儒說只是一箇物事以其古今公
共是這一箇不着人身上說謂之道德即是全得
此道於已他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
後義若離了仁義便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是道
○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箇道理非是別有一
箇道被我忽然看見攫拏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
日用底道理恁地是恁地不是事事理會得箇是
處便是道○道者燕體用該費隱而言也○道體
用雖極精微聖人之言則甚明白○問况觀天地
間日往月來寒往暑來四時行百物生這是道之

流行發見處即此而總言之其往來生化無一息
間斷處便是道體否曰此體用說得是但總字未
當總便成無用說了只就那骨處便是體如水之
或流或止或激成波浪是用即這水骨可流可止
可激成波浪處便是體如這身是體目視耳聽手
足運動處便是用如這手是體指之運動提掇處
便是用因舉論語集註曰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
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曰即是此意○問前說體
用無定所是隨處說如此若合萬事爲一大體用
則如何曰體用也定見在底便是體後來生底便

是用此身是體動作處便是用天是體萬物資始
處便是用地是體萬物資主處便是用就陽言則
陽是體陰是用就陰言則陰是體陽是用○體是
這箇道理用是他用處如耳聽目視自然如此是
體也開眼看物着耳聽聲便是用人只是合當做
底便是體人做處便是用譬如此扇子有骨有柄
用紙糊此則體也人搖之則用也如尺與秤相似
上有分寸星銖則體也將去秤量物事則用也○
問去歲聞先生曰只是一箇道理其分不同所謂
分者莫只是理一而其用不同如君之仁臣之敬

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之類是也曰其體已略不同君臣父子國人是體仁敬慈孝與信是用

樂菴李氏曰道非事不形事非道不行○道一而已而以脩身爲本自脩身以及於治國平天下皆是道也○或問如何是道曰世所謂學道者徃徃外求不知向外去又那得道若能於父子親於君臣義於夫婦和於兄弟敬於朋友信只此便是道何必他求今人更不去人倫上尋討但曰吾學道亦惑矣

南軒張氏曰道者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也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有間斷聖人盡之而亦非有所增益也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立則俱立達則俱達蓋公天下之理非有我之得私此仁之道所以爲大而命之理所以爲微也○當其可即是道蓋事事物物之間道無徃而不存然無適而不爲中也○凡一飲食一起居之間莫不有其道焉賢者隨時而循理在聖人則如影之隨形道固不離乎聖人也

象山陸氏曰此道克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

性理大全 卷三十四
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東萊呂氏曰夫道非窮天以爲高非極地以爲深人之所性之中固有之矣其體則純而不雜其用則施之無方

勉齋黃氏曰陰陽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大極之妙爲之根柢而周流其間克塞宇宙貫徹古今不可須臾離也形交氣感而稟受不齊慾動情勝而好惡無節心以形役志以氣移理以慾昏性以情鑿鄉之不可離者枯亡茅塞莫之存矣圖書

出而天文始兆聖賢生而人文始開二儀肇分義著矣五氣順布五事備矣禮以天秩典以天敘而教行焉因至顯之象驗至微之理即人事之當然察天命之萃然加之以操存持養則動容周旋無適而不由於斯道之中矣聖賢之功與天無間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心之秉彜不可已也○三才之植立萬化之流行自一息至於不可終窮自一毫至於不可限量所以綱維主宰者道而已道非他行乎天理之當然不雜以人欲之私而已自古帝王參天地贊化育更堯舜禹湯六七君上下數

百千年致治之盛常如一日豈有出於此道之外哉詩書載籍之傳其詳可睹也春秋戰國以來異論滋熾其術愈工其說愈巧其效愈邈彼豈不知聖帝明王豐功偉績之可慕哉陷人欲之私而昧天理之正帝王體統卒以泯沒而民生不見隆古之盛千有餘年於此矣可勝歎哉循乎道者如此戾乎道者如彼然則有志於世者其轍迹可考也然道之在天下與三才並立萬化並行雖顯晦不同未嘗亡也神而明之其惟人乎○或問某在佳山時聞饒師魯言道必三節看方密如洒掃應對

是事必在當然之理又必有所以然之故以事對當然則事是粗當然者是精以當然對所以然則當然者是粗所以然者是精某既疑道之難以三節分又疑道之不可以粗言也遂求質於胡文伯量胡文云朱文公嘗謂心之神靈妙衆理而宰萬事者也此乃精中之精粗中之精精中之精粗中之精八字朱文公語也以此論之則師魯之言未爲不然今敢以質之先生曰昔人之言道惟以道對器體對用道對器則器可以包用洒掃應對即精義入神之類是也體對用則用可以包器中庸

之言費隱孟子之言仁義禮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類是也又何嘗分三節道亦豈可以粗言今師魯之言既不是伯量之舉例又不類二者皆失之也至於粗中之精精中之精八字徃徃朱文公之意亦不如此前一段恐以魂魄爲粗義理爲精後一段則知又能運用此理者也噫微言之絕而大義之乖只在目前矣可懼也哉

北溪陳氏曰道猶路也當初命此字是從路上起意人所通行方謂之路一人獨行不得謂之路道之大綱只是日用間人倫事物所當行之理衆人所

共由底方謂之道大槩是就日用人事上說方是得人所通行底意親切若就此推原來歷不是就人事上刻然有箇道理如此其根原皆是從天來故橫渠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便是推原來歷天即理也古聖賢說天多是就理上論理無形狀以其自然而致故謂之天若就天之形體論也只是箇積氣恁蒼蒼茫茫實有何形質但橫渠此天字是說理理不成死定在這裏一元之氣流出來生人生物便有箇路脉恁地便是人物所通行之道此就造化推原其所從始如此

性理大全 卷三十四
至子思說率性之謂道只是就人物已受得來處說隨其所受之性便自然有箇當行之路不待人安排着其實道之得名須就人所通行處說只是日用人事所當然之理古今所共由底路所以名之曰道○道只是人事之理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有形而上者言之其隱然不可見底則謂之道自有形而下者言之其顯然可見底則謂之器其實道不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人事有形狀處都謂之器人事中之理便是道道無形狀可見所以明道曰道亦器也器亦道也須

着如此說方截得上下分明○道流行乎天地之間無所不在無物不有無一處欠缺子思言鳶飛魚躍上下察以證之有以見道無不在甚昭著分曉在上則鳶飛戾天在下則魚躍于淵皆是這箇道理程子謂此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所謂喫緊云者只是緊切爲人說所謂活潑潑云者只是實真見這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此正如顏子所謂卓爾孟子所謂躍如之意都是真見得這道理分明故如此說○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道理也只是陰陽之理形

而上者也孔子此處是就造化根原上論大凡字義須是隨本文看得透方可如志於道可與適道道在邇等類又是就人事上論聖賢與人說道多是就人事上說惟此一句乃是贊易時說來歷根原儒中竊禪學者又直指陰陽爲道便是指氣爲理了○學者求道須從事物千條萬緒中磨鍊當來若就事事物物上看亦各有箇當然之理且足容重足是物重是足當然之理手容恭手是物恭是手當然之理如視思明聽思聰明與聰便是視聽當然之理又如坐如尸立如齊如尸如齊便是

坐立當然之理以類而推大小高下皆有箇當然恰好道理古今所通行而不可廢者道之大原自是出於天自未有天地之先固是先有此理然纔有理便有氣纔有氣此理便在乎氣之中而不離乎氣氣無所不在則理無所不通其盛著見於造化發育而其實流行乎日用人事千條萬緒人生天地之內物類之中全具是道與之俱生不可須臾離故欲求道者須是就人事中盡得許多千條萬緒當然之理然後可以全體是道而實具於我非可舍吾身人事超乎二氣之表只管去窮索天

有天地始初之妙爲道體則在我此身有何干涉
○道非是外事物有箇虛空底其實道不離乎物
離物則無所謂道且如君臣有義義底是道君臣
是器若要看義底道理湏就君臣上看不成脫了
君臣之外別有所謂義父子有親親底是道父子
是器若要看得親底道理湏就父子上看不成脫
了父子之外別有所謂親即夫婦而夫婦在所別
即長幼而長幼在所序即朋友而朋友在所信亦
非外夫婦長幼朋友而有所謂別序與信

或問形而上者謂之道何以言形然室陳氏曰一物

必有一理道即器中之理器既有形道卽因而顯
分開不得先聖欲開悟後學不柰何指開示人所
以俱言形者見本是一物若除了此字止言上者
謂之道下者謂之器却成二片矣○道只是當行
底理天下事事物物與自家一身凡日用常行那
件不各有當行底道理那曾一歇走離得才離得
則物非物事非事吾身日用常行者皆非是矣故
道卽路之謂也之燕之越無非是路才無路便是
荆棘草莽聖人之道只是眼前當然底一時走離
不得後學求道只就此上看不用窈窈冥冥探索

深遠如此爲道皆日用而不知者也

西山真氏曰器者有形之物也道者無形之理也明道先生曰道即器器即道兩者未嘗相離蓋凡天下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而天地亦形而下者乾坤乃形而上者天地以形體言乾坤以性情言乾健也坤順也即天地之理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即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體皆形而下者曰性曰心之理乃形而上者至於一物一器莫不皆然且如燈燭者器也其所以能照物形而上之理也且如椅桌

器也而其用理也天下未嘗有無理之器無器之理即器以求之則理在其中如即天地則有健順之理即形體則有性情之理精粗本末初不相離若舍器而求理未有不蹈於空虛之見非吾儒之實學也

雙峯饒氏曰道者天下當然之理原於天之所命根於人之所性而著見於日用事物之間如大路然本無難知難行之事學者患不得其門而入耳苟得其門而入則由愚夫愚婦之可知可能以至於盡性至命之地無遠之不可到也

理

程子曰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湏是質諸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爲一者有已則喜自私私則萬殊宜其難一也○隨時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

德萬物皆有理順之則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一勞於已力哉○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人也○或問太虛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天理云者這一道理更有甚窮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具備元無少欠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理不易是不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

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尔○天理自然之理也○
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觀天理之
一須放開意思開闊得心曾便可見○有德者得
理而用之既有諸已所用莫非中理○物有自
天理者如蜂蟻知衛其君豺獾知祭禮亦出於
情而已○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天地萬
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
增則惡減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如此

一質必有文自然之理也理必有對生生之本也
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
必為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張子曰所謂天理也者能說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
理也

上蔡謝氏曰天理也人亦理也循理則與天為一與
天為一我非我也理也理非理也天也唯文王有
純德故曰在帝左右帝謂文王帝是天之作用處
或曰意必固我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曰然
理上怎安得箇字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相似

猶自是語

朱子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爲君須仁爲臣須敬爲子須孝爲父須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理之流行也○問萬理粲然還同不同曰理只是這一箇道理則同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問旣是一理又謂五常何也曰謂之一理亦可謂之五理亦可以一包之則一分之則五問分爲五之序曰渾然不可分○理只是一箇理

誠則都在誠上言著忠恕則都在忠恕上言著忠信則都在忠信上只爲只是這箇道理自然血脉貫通○理是有條理有文路子文路子當從那裏去自家也從那裏去文路子不從那裏去自家也不從那裏去須尋文路子在何處只挨著理了行○只是這箇理分做四段又分做八段又細碎分將去四段者意其爲仁義里智○理如一把線相似有條理如這竹籃子相似指其上行箴曰一條子恁地去又別指一條曰一條恁地去又如竹木之文理相似

直是一般理橫是一般理有心便存得許多理○
理便是心之所有之理心便是理之所會之地○
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形而上者謂之
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
者指事物而言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
其理難知即事即物便要見得此理只是如此看
但要真實於事物上見得這箇道理然後於已有
益爲人君止於仁爲人子止於孝必須就君臣父
子上見得此理大學之道不曰窮理而謂之格物
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竟事事物物上有許多道理

實之不可不盡也○天下之理至虛之中有至實
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夫理者寓於至有之
中而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然而舉天下之事莫
不有理且臣之事君便有忠之理子之事父便有
孝之理目之視便有明之理耳之聽便有聰之理
貌之動便有恭之理言之發便有忠之理只是常
常恁地省察則理不難知也○問性即理如何曰
物物皆有性便皆有其理曰枯槁之物亦有理乎
曰不論枯槁他本來都有道理因指案上花瓶便
有花瓶道理書燈便有書燈道理水之潤下火之

炎上金之從革木之曲直土之稼穡一一都有性
都有理人若用之又着順他理始得若把金來削
做木用把木來鎔做金用便無此理○天理既渾
然然既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故其中
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箇道理不相
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
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却
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
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
件數○問理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有自然處皆

須兼之方於理字訓義爲備否且舉其一二如惻
隱者氣也其所以能是惻隱者理也蓋在中有是
理然後能形諸外爲是事外不能爲是事則是其
中無是理矣此能然處也又如赤子之入井見之
者必惻隱蓋人心是箇活底然其感應之理必如
是雖欲忍之而其中惕然自有不能以已也不然
則是槁木死灰理爲有時而息矣此必然處也又
如赤子入井則合當爲之惻隱蓋人與人類其待
之理當如此而不容不如此也不然則是爲悖天
理而非人類矣此當然處也當然亦有二一就合

做底事上直言其大義如此如入井當惻隱與夫
為父當慈為子當孝之類是也一泛就事中又細
揀別其是是非非當做與不當做處如視其所當
視而不視其所不當視聽其所當聽而不聽其所
不當聽則得其正而為理非所當視而視與當視
而不視非所當聽而聽與當聽而不聽則為非理
矣此亦當然處也又如所以入井而惻隱者皆天
理之流行發見自然而然非有一毫人為預乎
其間此自然處也其他又如動靜者氣也其所以
動也動則必靜靜必復動其必動必靜

者亦理也事至則當動事過當靜者亦理也而其
所以一動一靜又莫非天理之自然矣又如親親
仁民愛物者事其所以能親親仁民愛物者理見
其親則必親見其民則必仁見其物則必愛者亦
理也在親則當親在民則當仁在物則當愛其當
親當仁當愛者亦理也而其所以親之仁之愛之
又無非天理之自然矣凡事皆然能然必然者理
在事先當然者正就事而直言其理自然則貫事
理言之也四者皆不可不兼該而止就事言者必
見理直截親切在人道為有力所以大學章句或

問論難處惟專以當然不容已者爲言亦此意熟則其餘自可類舉矣曰此意甚備大學本亦更有所以然一句後來看得且要見得所當然是切要處若果得不容已處即自可默會矣○問程子云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中要識得真與妄耳真妄是於那發處別識得天理人欲之分如何曰皆天也言視聽思慮動作皆是天理其順發出來無非當然之理即所謂真其妄者却是反乎天理者也雖是妄亦無非天理只是發得不當地頭譬如一草木合在山上此是本分今却移在水中

其爲草木固無以異只是那地頭不是恰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意○問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對是物也理安得有對曰如高下小大清濁之類皆是曰高下小大清濁又是物也如何曰有高必有下有大必有小皆是理必當如此如天之生物不能獨陰必有陽不能獨陽必有陰皆是對這對處不是理對其所以有對者是理合當恁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問如何便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曰真箇是未有無對者看得破時真箇是差異好笑且如一陰一陽

便有對至於太極却對甚底曰太極有無極對曰此只是一句如金木水火土即土亦似無對然皆有對太極便與陰陽相對此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便對過却是橫對了土便與金木水火相對蓋金木水火是有方所土却無方所亦對得過一云四物皆資土故也胡氏謂善不與惡對惡是反善如仁與不仁如何不可對若不相對覺說得天下事都尖斜了沒箇是處一云湖南學者云善無對不知惡乃善之對惡者反也○問天下之理無獨必有對有動必有靜有陰必有陽以至屈伸消長盛衰之類莫不皆

然還是他合下便如此邪曰自是他合下來如此一便對二形而上便對形而下然就一言之一中又自有對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內有外二又各自為對雖說無獨必有對然獨中又自有對且如碁盤路兩兩相對末稍中間只空一路若似無對然此一路對了三百六十路此所謂一對萬道對器也○天下之物未嘗無對有陰便有陽有仁便有義有善便有惡有語便有嘿有動便有靜然又却只是一箇道理如人行出去是這脚行歸亦是這脚譬如口中之氣噓則為溫

性理大全 卷三十四 二十七 三百六十六
吸則爲寒耳○蔡季通云理有流行有對待先有
流行後有對待曰難說先有後有季通舉太極說
以爲道理皆然且執其說

東萊呂氏曰天下事有萬不同然以理觀之則未嘗
異君子須當於異中而求同則見天下之事本未
嘗異

勉齋黃氏曰此身只是形氣神理理精於神神精於
氣氣精於形形則一定氣能呼吸能冷暖神則有
知覺能運用理則知覺運用上許多道理然有形
則斯有氣有氣斯有神有神斯有理只是一物分

出許多名字知此則心性情之類皆可見矣

或問伊川有云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又曰在義爲理
何如潛室陳氏曰理對義言則理爲體而義爲用
理對道言則道爲體而理爲用○又問遺書云天
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有多
少不盡分處旣曰無不足如何又有不盡分處曰
天理本無不足人自虧欠他底

北溪陳氏曰理與義對說則理是體義是用理是在
物當然之則義是所以處此理者故程子曰在物
爲理處物爲義○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

類若不是實理如此則便有時廢了惟是實理如此所以萬古常然雖更亂離變故終有不可得而殄滅者○理與性字對說理乃是在物之理性乃是在我之理在物底便是天地人物公共底道理在我底乃是此理已具得爲我所有者○道與理大槩只是一件物然拆爲二字亦須有分別道是就人所通行上立字與理對說則道字較寬理字較實理有確然不易底意故萬古通行者道也萬古不易者理也理無形狀如何見得只是事物上一箇當然之則便是理則是準則法則有箇確定

不易底意只是事物上正當合做處便是當然無過些亦無不及些如爲君止於仁仁便是爲君當然之則爲臣止於敬敬便是爲臣當然之則爲父止於慈爲子止於孝孝慈便是父子當然之則又如足容重重便是足容當然之則手容恭恭便是手容當然之則如尸便是坐中當然之則如齊便是立中當然之則古人格物窮理要就事物上窮箇當然之則亦不過只是窮到那合做恰好處而已

或問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何如魯齋許氏曰便是

一以貫之又問理出於天天出於理
即理也
有則一時有本無先後○有是理而後有是物譬
如木生知其誠有是理而後成木之一物表裏精
粗無不到如成果實相似如水之流滿出東西南
北皆可體立而用行積實於中發見於外則為惻
隱為羞惡內無而外自不應凡物之生必得此理
而後有是形無理則無形孟子所謂非人者無此
理何異於禽獸哉○事物必有理未有無理之物
兩件不可離無物則理何所寓讀史傳事實文字
皆已往粗迹但其中亦有理在聖人觀轉蓬便知

造車或觀擔夫爭道而得運筆意亦此類也但不
可泥於迹而不知變化雖淺近事物亦必有形而
上者但學者能得聖神功用之妙以觀萬事萬物
之理可也則形而下者事爲之間皆粗迹而不可
廢

臨川吳氏曰理之在人心猶水之在地中晝夜生生
而不竭是之謂有原心理之發見猶原泉之初出
毋滑壞毋闕絕將混混乎其常活而常清矣○夫
凡物必有所以然之故亦必有所當然之則所以
然者理也所當然者義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

為義理之有義猶形影聲響也世豈有無義之理哉理如玉之膚也至微而至密有旁通廣取其義不一而足者是以聖人之學必精義而入神

德

程子曰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須得○一德立而百善從之○存諸中為德發於外為行德之成其可見者行也○得之於心謂之有德自然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強也○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有德者得天地而用之既

有諸已所以莫非中理○心是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德也○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汙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汙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

張子曰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接物處皆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於道德則在已求之而無不得也○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龜山楊氏曰仁義而足乎已斯謂之德

上蔡謝氏曰德可以易言耶動容周旋中禮聖人之
事也止曰盛德之至具天下之至善止曰有德爲
天下之大惡止曰失德故禮樂皆得謂之有德
五峯胡氏曰德有本故其行不窮孝悌也者德之本
歟

朱子問吳必大如何是德曰只是此道理因講習躬
行後見得是我之所固有故守而勿失耳曰尋常
看據於德如何說必大以橫渠得寸守寸得尺守
尺對曰須先得了方可守如此說時依舊認德字

未着今且說只是這道理然須長長提撕令在已
者決定是做得如此如方獨處默坐未曾事君親
接朋友然在我者已渾全是一箇孝悌忠信底人
以此做出事來事親則必孝事君則必忠與朋友
交則必信不待旋安排蓋存於中之謂德見於事
之謂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正謂以此德而見
諸事耳○存之於中謂理得之於心謂德發見於
行事爲百行○德是得於天者講學而得之得自
家本分底物事○問韓子道與德爲一位如何曰
亦說得通蓋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

說却虛如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此道
德只隨仁義上說是虛位他又自說道有君子小
人德者凶有吉謂吉人則為吉德凶人則為凶德
君子行之為君子之道小人行之為小人之道如
道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類若是志
於道據於德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正○中庸分
道德曰父子君臣以下為天下之達道智仁勇為
天下之達德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德便是箇
行道底故為君主於仁為臣主於敬仁敬可喚做
德不可喚做道

東萊呂氏曰至德以道為本至德者精粹而不可名
者之謂道體溥博淵深無聲無臭無下手處惟至
德以道為本則有所依據識得體段○今人不識
德字往往見一事之善則謂之德殊不知此乃行
也實有諸已之謂德見諸行事之謂行既實有於
已矣須見於行事之間然後吾之行全進

或問道也德也仁也三者所處不同潛室陳氏曰道
謂事事物物當然之理德乃行是道實得於心仁
謂本心之德愛之理乃諸德之總會處在一人身
上只是一箇物事但一節密一節耳

北溪陳氏曰德者得也不能離得一箇得字古經書雖是多就做工夫實有得上說然亦有就本原來歷上論如所謂明德者是人生所得於天本來光明之理具在吾心者故謂之明德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兄此便是得於天本明處有所謂達德者是古今天下人心之所同得故以達言有所謂懿德者是得天理之粹美故以懿言之又有所謂德性者亦只是在我所得於天之正理故謂之德性○道是天地間本然之道不是因人做工夫處論德便是就人做工夫處論德是行是道而實

有得於吾心者故謂之德何謂行是道而實有得於吾心如實能事親便是此心實得這孝實能事兄便是此心實得這悌大槩德之一字是就人做工夫已到處論乃是做工夫實有得於已了不是就方做工夫時說○道與德不是判然二物道是公共的德是實得於身爲我所有的○所謂天德者自天而言則此理公共在天得之爲天德其道流行賦予爲物之所得亦謂之天德若就人論則人得天之理以生亦謂之天德其所爲純得天理之真無人僞之雜亦謂之天德

西山真氏曰德者何仁義禮智是也此所謂體也德專以其本體而言才兼言其著於用者聖人之所謂才有與德合言之者才難之才即所謂德也德全則才亦全矣中庸謂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彊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蓋惟聖人為能兼五者之全非五者之全不足以言聖○臯陶謨有六德三德之分小大不同而皆適於用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四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五

性理七

仁

程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又曰非仁則無以見天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我也如其皆我何所不盡不能

有諸已則其與天地萬物豈特相去千萬而已哉○自古不曾有人解仁字之義須是道與他分別出五常若只是兼體却只有四也且言一身仁頭

以觀
則無以
以天地
為一體

也其他四端手足也至如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亦須通四德以言之○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孟子言惻隱為仁蓋為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仁者必愛指愛為仁則不可不仁者無所知識指知識為仁則不可○觀物於靜中皆有春意切脉最可體仁

愛而人以譬
之為仁
則別於我者

學者識得仁
體求經義
栽培之意
仁者與物

○觀鷄雛此可觀仁○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只為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人之肢病不知痛癢謂之不仁人之不仁亦猶是也蓋不知仁道之在已也知仁道之在已而由之乃仁也○視聽言動一於禮謂之仁○仁則一不仁則二○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去不仁則仁存○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

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至仁則

天地為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為四肢百體

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

也猶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

也醫書有以手足風痺謂之四體不仁為其疾痛

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

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

已○孟子云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

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

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

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

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醫家言四體不仁最能

體仁之名也

張子曰虛者仁之原禮義者仁之用○虛則生仁仁

在理以成之○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

用

龜山楊氏曰論語言仁處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

龜山楊氏曰論語言仁處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

龜山楊氏曰論語言仁處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

至仁天地為一身

聖人仁之至

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爲親切○李似祖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爲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似祖尋常如何說隱似祖云如有隱憂勤恤民隱皆疾痛之謂也曰孺子將入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已也而爲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

上蔡謝氏曰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此只是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是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爲生也經德不回非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爲之是爲天之所爲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爲本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和靖尹氏曰鮑某嘗問伊川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

性理大全卷三十五
四
川云愛人仁之事耳焯時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說
仁事致思久之忽有所得遂見伊川請益曰某以
仁惟公可盡之伊川沉思久之云思而至此學者
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
是仁○謝收嘗問學於伊川伊川云學之大無如
仁汝謂仁是如何謝久之無入處一日再問愛人
是仁否伊川云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謝收去焯
因曰某謂仁者公而已伊川云何謂也焯曰能好
人能惡人伊川云善涵養不易見得到此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

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自行無往而非
仁也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却似不曾體認得伊
川所謂理一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
其分殊所以爲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着力也
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
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若於此不下工夫令透
徹卽何緣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哉若於此不了
了卽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舉處
人道之立正在於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
仁義二字正如立天道之陰陽立地道之柔剛而

包攝在此二字爾大抵學者多爲私欲所昏故用力不精不見其效若欲於此進步須把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之泥滓漸漸消去方可不然亦只是說也更熟思之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

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旣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

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
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
而逃諫伐而餓為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
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為能不害乎此心也
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
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
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為仁者
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
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
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

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
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
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為異乎程子之
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
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之體者矣

陳淵問
楊龜山

曰萬物與我為一
其仁之體乎曰然

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

釋仁之名者矣

上蔡謝氏曰心有知覺謂之仁仁
則心與事為一草木五穀之實謂

之仁取名於生也生則有所覺矣四體之偏痺謂
之不仁取名於不知覺也不知覺則死矣事有感
而隨之以喜怒哀樂應之以酬酢萬變者非知覺
不能也身與事接而心漠然不省者與四體不仁
無異也然則不仁者雖生無以異於死雖有心亦
鄰於無心雖有四體亦弗為吾用也故視而弗見

聽而弗聞食而不知其味此善學者所以急急於求仁也

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予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已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蹙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

○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曰天地之心只是箇生凡物皆是生方有此物如草木之萌芽枝葉條幹皆是生方有之人物所以生生不窮者以其生也才不生便乾枯死了這箇是統論一箇仁之體○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爲衆善之長也○問四德之元

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須先
識得元與仁是箇甚物事更就自家身上看甚麼
是仁甚麼是義禮智既識得這箇便見得這一箇
能包得那數箇元只是初底便是如木之萌如草
之芽其在人如惻然有隱初來底意思便是所以
程子謂看雞雛可以觀仁爲是那嫩小底便是仁
底意思在楊道夫曰如先生之言正是程子說復
其見天地之心復之初爻便是天地生物之心也
曰今只將公所見看所謂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
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觀之便見○問仁者心之

德愛之理曰仁者心之德猶言潤者水之德燥者
火之德愛之理猶言木之根水之源試以此意思
之○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如糖之
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仁是根愛是苗不可便
喚苗做根然而這箇苗却定是從那根上來○愛
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謂之仁心之德德又只
是愛謂之心之德却是愛之本柄○心之德是統
言愛之理是就仁義禮智上分說如義便是宜之
理禮便是別之理智便是知之理但理會得愛之
理便理會得心之德又曰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

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愛是箇動物事理是箇靜物事理便是性緣裏面有這愛之理所以發出來無不愛程子曰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性便是愛之理○問渾然無私便是愛之理行仁而有得於己便是心之德否曰如此解釋文義亦可但恐本領上未透徹爾○又問一性稟於天而萬善皆具仁義禮智所以分統萬善而合爲一性者也方寂然不動此理完然是爲性之本體及因事感發而見於中節之時則一事所形一理隨者一理之當一善之

所由得仁固性也而見於事親從兄之際莫非仁之發也有子謂孝弟行仁之本說者於是以愛言仁而愛不足以盡之以心喻仁而心實宰之必曰仁者愛之理然後仁之體明曰仁者心之德然後仁之用顯學者識是愛之理而後可以全此心之德如何曰大意固如此然說得未明只看文字意脉不接續處便是見得未親切曰莫是不合分體用言之否曰然只是一箇心便自具了仁之體用喜怒哀樂未發處是體發於惻隱處便是情因舉天地萬物同體之意極問其理曰須是近裏著

身推究未于天地萬物事也須知所謂心之德者
卽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謂仁是
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爾只以此意推之不須
外邊添入道理若於此處認得仁字卽不妨與天
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仁
却轉無交涉矣孔門之教說許多仁却未曾正定
說出蓋此理直是難言若立下一箇定說便該括
不盡且只於自家身分上體究久之自然通達程
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
包四者須是統看仁如何却包得數者又却分看

義禮智信如何亦謂之仁大抵於仁上見得盡須
知發於剛果處亦是仁發於辭遜是非亦是仁且
欵曲研究識盡全體正猶觀山所謂橫看成嶺直
看成峯若自家見他不盡初謂只是一嶺及少時
又見一峯出來便是未曾盡見全山到底無定據
也○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卽人物初生
時驗之可見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同一
體如人兄弟異形而皆出父母胞胎所以皆當愛
故推老老之心則及人之老推幼幼之心則及人
之幼惟仁者其心公溥實見此理故能以天地萬

物爲一體否曰人與萬物均受此氣均得此理所以皆當愛便是不如此愛字不在同體上說自不屬同體事他那物事自是愛這箇是說那無所不愛了方能得同體若愛則是自然愛不是同體了方愛惟其同體所以無所不愛所以愛者以其有此心也所以無所不愛者以其同體也仁者愛之理只是愛之道理猶言生之性愛則是理之見於用者也蓋仁性也性只是理而已愛是情情則發於用性者指其未發故曰仁者愛之理情卽已發故曰愛者仁之用○問仁者愛之理曰這一句只

將心性情看便分明一身之中渾然自有箇主宰者心也有仁義禮智則是性發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則是情惻隱愛也仁之端也仁是體愛是用又曰愛之理愛自仁出也然亦不可離了愛去說仁問韓愈博愛之謂仁曰是指情爲性了問周子說愛曰仁與博愛之說如何曰愛曰仁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便是把博愛做仁了終不同○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意我而今須要自體認得試自看一箇物堅硬如頑石成甚物

事此便是不仁藹乎若春暘之溫汎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處○問伊川云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曰物之初生其本未遠固好看及榦成葉茂便不好看如赤子入井時惻隱怵惕之心只些子仁見得時却好看到得發政施仁其仁固廣便看不見得何處是仁○萬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淳粹未散尤易見爾只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爲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

則爲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爾○仁自是箇和柔底物事譬如物之初生自較和柔及至夏間長茂方始稍堅硬秋則收結成實冬則斂藏然四時生氣無不該貫如程子說生意處非是說以生意爲仁只是說生物皆能發動死物則都不能譬如穀種蒸殺則不能生也又曰以穀種譬之一粒穀春則發生夏則成苗秋則結實冬則收藏生意依舊包在裏面每箇穀子裏有一箇生意藏在裏面種而後生也仁義禮智亦然又曰仁與禮自是有箇發生底意思義與智自是有箇收斂底意

思○或問仁有生意如何曰只此生意心是活物
必有此心乃能知辭遜必有此心乃能知羞惡必
有此心乃能知是非此心不生又烏能辭遜羞惡
是非且如春之生物也至於夏之長則是生者長
秋之遂亦是生者遂冬之成亦是生者成也百穀
之熟方及七八分若斬斷其根則生者喪矣其穀
亦只得七八分若生者不喪須及十分收而藏之
生者似息矣只明年種之又復有生○問曩者論
仁包四者蒙教以初底意思看仁昨觀孟子四端
處似頗認得此意曰如何曰仁者生之理而動之

機也惟其運轉流通無所間斷故謂之仁故能貫
通四者曰這自是難說他自活今若恁地看得來
只見得一邊只見得他用處不見他體了問生之
理便是體否曰若要見得分明只看程先生說心
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便分明若要真實識
得仁之體只看夫子所謂克己復禮克去己私如
何便喚得做仁曰若如此看則程子所謂公字愈
覺親切曰公也只是仁底穀子盡他未得在畢竟
裏面是箇甚物事生之性也只是狀得仁之體○
問仁包四德如元者善之長從四時生物意思觀

之則陰陽都偏了曰如此則秋冬都無生物氣象
但生生之意至此退了到得退未盡處則陽氣依
舊在○問周子憲前草不除去卽是謂生意與自
家一般曰他也只是偶然見與自家意思相契又
問橫渠驢鳴是天機自動意思曰固是他也是偶
然見他如此如謂草與自家意一般木葉便不與
自家意思一般乎如驢鳴與自家呼喚一般馬鳴
便不與自家一般乎問程子觀天地生物氣象也
是如此曰他也只是偶然見如此便說出來示人
而今不成只管去守看生物氣象○問程子謂切

脉可以體仁莫是心誠求之之意否曰還是切脉
底是仁那脉是仁曰切脉是仁曰若如此則當切
脉時又用着箇意思去體仁復問童蜚卿曰切脉
體仁又如何曰脉是那血氣周流切脉則便可以
見仁曰然恐只是恁地脉理貫通乎一身仁之理
亦是恁地又問雞雛如何是仁楊道夫曰先生嘗
謂初與嫩底便是曰如此看較分明蓋當是時飲
啄自如未有所謂爭鬪侵陵之患者只此便是仁
也○問問觀雞雛此可觀仁何也曰凡物皆可觀此
偶見雞雛而言耳小小之物生理悉具○問聖賢言仁有專

指體而言者有包體用而言者曰仁對義禮智言之則否為體專言之則兼體用○孔子說仁多說體孟子說仁多說用如克己復禮惻隱之心之類○以心之德而專言之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以愛之理而偏言之則仁便是體惻隱是用○問程子云仁道難言唯公近之非以公訓仁當公之時仁之氣象自可嘿識曰公固非仁然公乃所以仁也仁之氣象於此固可默識然學者之於仁非徒欲識之而已○仁是愛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則仁則愛公却是仁發處無公則仁行不得○

公之為仁公不可與仁比並看公只是無私纔無私這仁便流行程先生云唯公為近之却不是近似之近纔公仁便在此故云近猶云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不是道在先後上只知先後便近於道如去其壅塞則水自流通水之流通却不是去壅塞底物事做出來水自是元有只被塞了纔除了塞便流仁自是元有只被私意隔了纔克去己私做底便是仁葉賀孫問公是仁之體仁是理曰不用恁地說徒然不分曉只公是無私無私則理無或蔽今人喜也是私喜怒也是私怒哀也是私哀懼

也是私懼愛也是私愛惡也是私惡欲也是私欲
苟能克去已私擴然大公則喜是公喜怒是公怒
哀懼愛惡欲莫非公矣此處煞係利害顏子所授
於夫子只是克已復禮爲仁○或問仁與公之別
曰仁在內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後能公又曰仁是
本有之理公是克已工夫極至處故惟仁然後能
公理甚分明故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是克盡
已私之後只就自身上看便見得仁也○公而以
人體之故爲仁蓋公猶無塵也人猶鏡也仁則猶
鏡之光明也鏡無纖塵則光明人能無一毫之私

欲則仁然鏡之明非自外求也只是鏡元來自有
這光明今不爲塵所昏爾人之仁亦非自外得也
只是人心元來自有這仁今不爲私欲所蔽爾故
人無私欲則心之體用廣大流行而無時不仁所
以能愛能恕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非以公爲仁
湏是公而以人體之伊川自曰不可以公爲仁世
有以公爲心而慘刻不恤者湏公而有惻隱之心
此功夫却在人字上蓋人體之以公方是仁若以
私欲則不仁矣○仁是人心所固有之理公則仁
私則不仁未可便以公爲仁湏是體之以人方是

仁公恕愛皆所以言仁者也公在仁之前恕與愛在仁之後公則能仁仁則能愛能恕故也○問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竊謂此段之意人字只是指吾此身而言與中庸言仁者人也之人自不同不必重看緊要却在體字上蓋仁者心之德主性情宰萬事本是吾身至親至切底物公只是仁之理專言公則只虛空說著理而不見其切於己故必以身體之然後我與理合而謂之仁亦猶孟子合而言之道也然公果如之何而體如之何而謂之仁亦不過克盡己私至於此心豁然瑩淨光潔徹

表裏純是天理之公生生無間斷則天地生物之意常存故其寂而未發惺惺不昧如一元之德昭融於地中之復無一事一物不涵在吾生理之中其隨感而動也惻然有隱如春陽發達於地上之豫無一事非此理之貫無一物非此生意之所被矣此體公之所以為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雖或為義為禮為智為信無所往而不通也不審是否曰此說得之○問公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愛是仁之發處恕是推其愛之心以及物否曰如公所言亦非不是只是自是

湊合不著都無滋味又問莫是帶那上文公字說
否曰然恕與愛本皆出於仁然非公則安能恕安
能愛又問愛只是合下發處便愛未有以及物在
恕則方能推已以及物否曰仁之發處自是愛恕
是推那愛底愛是恕之所推者若不是恕去推那
愛也不能及物也不能親親仁民愛物只是自愛
而已若裏面元無那愛又只推箇甚麼如開溝相
似是裏面元有這水所以開着便有水來若裏面
元無此水如何會開着便有水若不是去開溝縱
有此水也如何得他流出來愛水也開之者恕也

又問若不是推其愛以及物縱有此愛也無可得
及物否曰不是無可得及物若不能推則不能及
物○或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如何
分別曰恕之所施施其愛爾不恕則雖有愛而不
能及人也又曰施是從這裏流出用是就事說推
已爲恕恕是從已流出去及那物愛是才調恁地
愛如水恕如水之流又問先生謂愛如水恕如水
之流退而思有所未合竊謂仁如水愛如水之潤
恕如水之流不審如何曰說得好昨日說過了又
曰怒是分俵那愛底如一桶水愛是水恕是分俵

此水何處一杓故謂之施愛是仁之用恕所以施
 愛者又曰施用兩字移動全不得這般處惟有孔
 孟能如此下自荀揚諸人便不能便不移易者昔
 有言盡已之謂忠盡物之謂恕伊川言盡物只可
 言信推已之謂恕蓋恕是推已只可言施如此等
 處極當細看○上蔡以知覺言仁只知覺得那應
 事接物底如何便喚做仁須是知覺那裏方是且
 如一件事是合做與不合做覺得這箇方是仁喚
 着便應扶着便痛這是心之流注在血氣上底覺
 得那理之是非這方是流注在理上底喚着不應

扶着不痛這固是死人固是不仁喚得應扶着痛
 只這便是仁則誰箇不會如此須是分作三截看
 那不聞痛癢底是不仁只覺得痛癢不覺得理底
 雖會那一等也不便是仁須是覺這理方是○或
 問謝上蔡以覺言仁是如何曰覺者是要覺得箇
 道理須是分毫不差方能全得此心之德這便是
 仁若但知得箇痛癢則凡人皆覺得豈盡是仁者
 邪醫者以頑痺為不仁以其不覺故謂之不仁不
 覺固是不仁然便謂覺是仁則不可○問程子以
 知覺言仁克齋記乃不取何也曰仁離愛不得上

蔡諸公不把愛做仁他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分曉惜門人只領那意便專以知覺言之於愛之說若將浼焉遂蹉過仁地位去說將仁更無安頓處見孺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處見得親切聖賢言仁皆從這處說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將知覺說來冷了覺在知上却多些小搭在仁邊仁是和底意然添一句又成一重湏自看得便都理會得○答張敬夫書曰胡廣仲引

孟子先知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覺之說已自不倫其謂知此覺此亦未知指何為說要之大本既差勿論可也今觀所示乃直以此為仁則是以知此覺此為知仁覺仁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將誰使知之而覺之邪若據孟子本文則程子釋之已詳矣曰知是知此事知此事當如此也覺是覺此理知此事當如此也當如此意已分明不必更求玄妙且其意與上蔡之意亦初無干涉也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暖飽飢之類爾推而至於酬酢佑神亦只是此知覺無別物也但所用有大小爾然此亦只是智之發

用處但惟仁者爲能兼之故謂仁者心有知覺則
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
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云仁者知所羞惡辭
讓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
初不爲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其所
兼者便爲仁體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
言豈可遂以勇爲仁言爲德哉又答曰來教云夫
其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
有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也
熹詳此數句似頗未安蓋仁只是愛之理人皆有

之然人或不公則於其所當愛者反有所不愛惟
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爲一體而無所不愛矣若愛
之理則是自然本有之理不必爲天地萬物同體
而後有也熹向所呈似仁說其間不免尚有此意
方欲改之而未暇來教以爲不如克齋之云是也
然於此却有所未察竊謂莫若將公字與仁字且
各作一字看得分明然後却看中間兩字相近處
之爲親切也若遽混而言之乃是程子所以訶以
公便爲仁之失此毫釐間正當子細也又看仁字
當并義禮智字看然後界限分明見得端的今舍

彼三者而獨論仁字所以多說而易差也又謂體

用一源內外一致為仁之妙此亦未安蓋義之有

羞惡禮之有恭敬智之有是非皆內外一致非獨

仁為然也南軒張氏與朱子書曰仁之為說推原其本人與天地萬物一體也是以其愛

無所不至猶人之身無分寸之膚而不貫通則無分寸之膚不愛也故以惟公近之之語形容仁體

最為親切欲人休夫所以愛者言仁欲愛字只是明得其用必曰仁者愛之理乃更親切夫其所以

與天地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存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者此也故探其

本則未發之前愛之理存乎性是乃仁之體察其動則已發之際愛之施被乎物是乃仁之用體用

一源內外一致此又答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仁之所以為妙也

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

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已復禮

為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

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

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

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為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

為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

有仁是以其情能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

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已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

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脉貫通爾程子之言

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此說前書言之已詳

今請復以兩言決之如熹之說則性發為情情根於性未有無性之情無情之性各為一物而不相管攝二說得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細觀來喻所謂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則其愛無不溥矣不知此兩句甚處是直指仁體處若以愛無不溥為仁之體則陷於以情為性之失高明之見必不至此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為仁體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物尚不能以相愛况能無所不溥乎然則此兩句中初未嘗有一字說着仁體須知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為能體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細看此由漢以來以語却是人字裏面帶得仁字過來

愛言仁之弊正為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為性爾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

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

弁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

必不如此南軒書云仁說如天地以生物為心之語平看雖不妨然不若只云天地生物

之心人得之為人之心似完全仁道難明惟公近之然不可便以公為仁又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此意指指仁之體極為深切愛只是情蓋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焉則其愛無不溥矣如此看乃可
由漢以來言仁者蓋未嘗不以愛為言也 ○問愛之理實具于心心之

德發而為愛否曰解釋文義則可實下功夫當如

何曰據其已發之愛則知其為心之德指其未發

之仁則知其為愛之理曰某記少時與人講論此

等道理見得未真又不敢斷定觸處問人自為疑

卷三十五
惑皆是臆度所致至今思之可笑須是就自己實
做工夫處分明見得這箇道理意味自別如克己
復禮則如何爲仁居處恭執事敬與出門如見大
賓之類亦然克己復禮本非仁却須從克己復禮
中尋究仁在何處親切貼身體驗出來不須向外
處求周謨曰平居持養只克去己私便是本心之
德流行發見無非愛而已曰此語近正如疏導溝
渠初爲物所壅蔽才疏導得通則水自流行克己
復禮便是疏導意思流行處便是仁○問敦厚虛
靜者仁之本曰敦厚虛靜是爲仁之本又問虛者

仁之原曰虛只是無欲故虛虛明無欲此仁之所
由生也又問此虛字與一大清虛之虛如何曰這
虛也只是無欲渠便將這箇喚做道體然虛對實
而言却不似形而上者○程子云大率把捉不定
一皆是不仁問心之本體湛然虛明無一毫私欲之
累則心德未嘗不存矣把捉不定則爲私欲所亂
是心外馳而其德亡矣曰如公所言則是把捉不
定故謂之不仁今此但曰皆是不仁乃是言惟其
不仁所以致把捉不定也○余正叔謂無私欲是
仁曰謂之無私欲然後仁則可謂無私便是仁則

不可蓋惟無私欲而後仁始見如無所壅底而後
水方行方叔曰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仁曰無私
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仁之後事惟
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要在
二者之間識得畢竟仁是甚模樣欲曉得仁名義
須并義禮智三字看欲真箇見得仁底模樣須是
從克己復禮做工夫去今人說仁如糖皆道是甜
不曾喫着不知甜是甚滋味聖人都不說破在學
者以身體之而已矣○問程子云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仁也如何以此便謂之仁曰亦是仁也若能

到私欲淨盡處流行處皆可謂之仁○問存得
此心便是仁曰且要存得此心不爲私欲所勝遇
事每每着精神照管不可隨物流去須要緊緊守
着若常存得此心應事接物雖不中不遠思慮紛
擾于中都是不能存此心此心不存合視處也不
知視合聽處也不知聽或問莫在於敬否曰敬非
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鶻鶻突突
過了心都不會收拾得在裏面又曰仁雖似有剛
直意畢竟本是箇温和之物但出來發用時有許
多般須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

事定三者各退仁仍舊溫和緣是他本性如此人
但見有是非節文斷制却謂都是仁之本意則非
也春本溫和故能生物所以說仁如春○問求仁
曰看來仁字只是箇渾淪底道理如大學致知格
物所以求仁也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亦
所以求仁也○學者只是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放
此心聖人亦只教人求仁蓋仁義禮智四者仁足
以包之若是在得仁自然頭頭做着不用逐事安
排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今看大學亦要識此
意所謂顧諟天之明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前

輩教人求仁只說是淵深溫粹義理飽足○問仁
曰聖賢說話有說自然道理處如仁人心是也有
說做工夫處如克己復禮是也○二程先生之前
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
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
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
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畧故無復優柔厭
飫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
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摩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爲
說恍惚驚怪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

而只作愛字看却之爲愈也某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槩埴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爲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間也

南軒張氏曰仁者天下之正理此言仁乃天下之正理也天下之正理而體之於人所謂仁也若一毫之偏則失其正理而爲不仁矣

勉齋黃氏曰仁包四者包字須看得出嘗記朱先生云未發則有仁義禮智之性而仁則包四德已發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而惻隱則貫四端一貫字如一箇物串在四箇物裏面過包字如四箇物都合在一箇物裏面

北溪陳氏曰仁道甚廣大精微可以用處只爲愛而發見之端爲惻隱又曰仁是此心生理全處常生生不息故其端緒方從心中萌動發出來自是惻然有隱由惻隱而克及到那物上遂成愛故仁乃是愛之根而惻隱則根之萌芽而愛則又萌芽之

長茂已成者也觀此則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
自可見得脈絡相關處矣○孔門教人求仁爲大
只專言仁以仁包萬善能仁則萬善在其中矣至
孟子乃兼仁義對言之猶四時之陰陽也○自孔
門後人都不識仁漢人只把做恩愛說是又太泥
了愛又就上起樓起閣將仁看得全粗了故韓子
遂以博愛爲仁至程子始分別得明白謂仁是性
愛是情然自程子此言一出門人又將愛全掉了
一向求高遠去不知仁且是愛之性愛是仁之情愛
雖不可以正名仁而仁亦豈能離得愛上蔡遂專

以知覺言仁夫仁者固能知覺謂知覺爲仁則不
可若轉一步看只知覺純是理便是仁也龜山又
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體夫仁者固能與萬物爲
一謂與萬物爲一爲仁則不可此乃是仁之量若
能轉來看只於與物爲一之前徹表裏純是天理
流行無間便是仁也呂氏克己銘又欲克去有己
須與物合爲一體方爲仁認得仁都曠蕩在外了
於我都無統攝必已與物對時方下得克己工夫
若平居獨處不與物對時工夫便無可下手處可
謂踈闊之甚據其實已如何得與物合一洞然八

方如何得皆在我闡之內此不過只是想像箇仁中大底氣象如此耳仁實何在焉殊失向來孔顏傳授心法本旨其他門人又淺皆無有說得親切者○仁有以理言者有以心言者有以事言者以理言則只是此心全體天理之公如文公所謂心之德愛之理此是以理言者也心之德乃專言而其體也愛之理乃偏言而其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亦以理言者也以心言則知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間之也如夫子稱回心三月不違仁程子謂只是無纖

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及雍也不知其仁等類皆是以心言者也以事言則只是當理而無私心之謂如夷齊求仁而得仁殷有三仁及子文之忠文子之清皆未知焉得仁等類是也若以用工言則只是去人欲復天理以全其本心之德而已矣如夫子當時答羣弟子問仁雖各隨其才質病痛之不同而其旨意所歸大槩不越乎此

問明道謂學者能識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講求經義皆栽培之意若仁之在人心一耳不學之人獨無仁乎潛室陳氏曰識得仁體謂滿腔

子思子隱之心既體認得分明無私意夾雜又須
讀書涵泳義理以灌溉滋養之○問周子曰愛曰
仁程子云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
程子學周子者也何故議論迥別曰善言性者必
有驗於情故孟子以惻隱爲仁之端周子以愛言
仁皆是借情以明性若便以愛爲仁則是指情作
性語死不圓矣韓子博愛之仁是○問仁者有知
覺知覺何可以盡仁哉仁者特有之耳竊以爲纔
言知覺已入智中來曰程子雖有以覺言仁然不
專主此說其他話頭甚多上蔡專主此說所以晦

翁絕口不言只說愛之理心之德此一轉語亦含
知覺在中可更思求○問仁者偏言之只一事兼
言之則包四端四端皆心之德頭面迥異仁既是
愛之理則義禮智亦當謂之理四者皆當用工夫
然孔門大率多去仁上着力何邪曰所謂愛之理
是偏言之將四端分作四去看截然界限不可相
侵心之德是兼言之將四端只作仁字看仁爲善
之長猶家之嫡長子包貫得諸子故獨以理言以
心德言須見移在諸位上用不同方是詣理○問
晦翁說仁爲愛之理心之德如何曰愛是情理是

性心統情性者也單說愛字與心字猶是就情上
看必曰愛之理心之德方和性在裏面是愛之所
以爲愛而心之所以爲心者也是之謂仁前輩謂
心爲穀種能生處卽是他所以爲穀種處故桃杏
之核皆曰仁孔門不曾正說仁之體段只說求仁
爲仁之方孟子方說怵惕惻隱處以狀仁之體段
又說仁人心也須認得仁爲人心方見仁着落所
不仁之人全無人心旣無人心問他恁麼羞惡
恭敬是非仁包四端卽此可見心如穀種所以生
處是性生許多枝葉處便是情心亦是有形影底
謂之不仁

西山真氏曰仁之一字從古無訓且如義訓宜禮訓

又訓履智訓知皆可以一字名其義惟仁不可

以一字訓孟子曰仁者人也亦只是言仁者乃人

之所以爲人之理亦不是以人訓仁蓋緣仁之道

大包五常貫萬善所以不可以一言盡之自漢以

後儒者只將愛字說仁殊不知仁固主乎愛然愛

不足以盡仁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者此心惻然有隱卽所謂愛也然只是仁之發端而已韓文公言博愛之謂仁程先生非之以爲仁自是性愛自是情以愛爲仁是以情爲性也至哉言乎朱文公先生始以愛之理心之德六字形容之所謂愛之理者言仁非止乎愛乃愛之理也蓋以體言之則仁之道大無所不包發而爲用則主乎愛仁者愛之體也愛者仁之用也愛者如見赤子入井而惻然欲有以救之以至矜憐憫惜慈祥恩惠愛之謂也性中既有仁發出來便是愛如根止

發出苗以苗爲出於根則可以苗便爲根則不可以愛出於仁則可以愛便作仁則不可故文公以愛之理三字言之方說得盡又曰心之德何也蓋心者此身之主而其理則得於天仁義禮智皆此心之德而仁又爲五常之本如元亨利貞皆乾之德而元獨爲四德之長天之元卽人之仁也元爲天之全德故仁亦爲人心之全德然仁之所以爲心之德者正以主乎愛故也仁所以能愛者蓋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之以爲心是以主乎愛也愛之理心之德六字之義乃先儒所未發而朱文

公始發之其有功於學者至矣豈可不深味之乎
○自非聖人未有不由恕而至仁者故孟氏亦曰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必強言蓋明用力之難
學者當以強矯自厲云爾夫恕之所以難者何也
道心惟微物欲易錮私見一立人已異觀天理之
公於是遏絕而不行矣有志於仁者當知穹壤之
間與吾並生莫非同體體同則性同性同則情同
公其心平其施必均齊而毋偏吝必方正而無頗
邪帥是以往將無一物不獲者此所謂絜矩之道
也然大學既言絜矩而繼以義利者豈異指哉利

則惟己是營義則與人同欲世之君子平居論說
孰不以平物我公好惡爲當然而私意橫生莫能
自克者以利焉爾利也者其本心之螟螣正塗之
榛莽歟大學丁寧於絕簡孟子懣激於首章聖賢
深切爲人未有先乎此者然則士之求仁當自絜
矩始而推其端又自明義利之分始○凡天下至
微之物皆有箇心發生皆從此出緣是稟受之初
皆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爲心故其心無不能發生
者一物有一心自心中發出生意又成無限物且
如蓮實之中有所謂么荷者便儼然如一根之荷

他物亦莫不如是故上蔡先生論仁以桃仁杏仁比之謂其中有生意繼種便生故也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全具天地之理故其爲心又最靈於物故其所蘊生意纔發出則近而親親推而仁民又推而愛物無所不可以至於覆冒四海惠利百世亦自此而推之爾此人心之大所以與天地同量也然一爲利祿所汨則私意橫生遂流而爲殘忍爲刻薄則生意消亡頑如鐵石便與禽獸相去不遠豈不可畏也哉今爲學須要常存此心平居省察覺得胷中盎然有慈祥惻怛之意無伎忍刻害

之私此卽所謂本心卽所謂仁也便當存之養之使之不失則萬善皆從此而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其心本無不仁只因有私欲便有違仁之時能克去私欲則心常仁矣心者指知覺而言也仁者指心所具之理而言也蓋圓外竅中者

是心之體

謂形質也此乃血肉之心

虛靈知覺者是心之靈

靈謂

精爽也言其妙則謂神明不測

仁義禮智信是心之理

理卽知覺性也

屬氣凡能識痛痒識利害識義理者皆是也

此所謂人

心若仁義禮智信則純是義理

此所謂道心

人能克去

私欲則所知覺者皆義理不能克去私欲則所知

覺者物我利害之私而已純是理卽是不違仁雜以私欲便是違仁○手足不仁者非曰手足自不仁也蓋手足本吾一體緣風痺之人血氣不貫於手足便與不屬已相似人與物亦本吾一體緣頑忍之人此心不貫於人物亦與不屬已相似風痺之人不仁於手足頑忍之人不仁於民物皆以其不屬已故也殊不知天地吾之父母與人雖有彼我之異與物亦有貴賤之殊要本同一體只緣私意一生天理泯絕便以人已爲二致亦如手足本是吾身之物只緣風邪所中血氣隔塞遂以手足

爲外物手足民物之比也風邪私意之比也人無私意之害則民物之休戚自然相關一見赤子入井則此心爲之怵惕無風邪之病則手足之痒癢亦自然相關雖小小疾苦此心亦爲之痛楚當如此玩味方曉程子痿痺不仁之意

魯齋許氏曰仁爲四德之長元者善之長前人訓元爲廣大直是有理心胷不廣大安能愛敬安能教思容保民無疆○仁與元俱包四德而俱列並稱所謂合之不渾離之不散仁者性之至而愛之理也愛者情之發而仁之用也公者人之所以爲仁

之道也元者天之所以爲仁之至也仁者人心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於不仁故仁者必克己克己則公公則仁仁則愛未至於仁則愛不可以充體若夫知覺則知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元者四德之長故兼亨利貞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義禮智信此二者所以必有知覺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

臨川吳氏曰天之爲天也元而已人之爲人也仁而已四序一元也五常一仁也人之有仁如木之有本木有本榦枝所由生也人有仁萬善所由出也

人而賊其仁猶木戕其本也木無本則其枝瘁而榦枯人不仁則其心死而身雖生也奚取○仁者壽非聖人之言乎天地生物之心曰仁惟天地之壽最久聖人之仁如天地亦惟上古聖人之壽最久人所稟受有萬不齊豈能人人如聖人之仁哉夫人全德固未易全然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者得三百三千之一亦可謂仁則亦可以得壽矣予嘗執此觀天下之人凡氣之温和者壽質之慈良者壽量之寬洪者壽貌之重厚者壽言之簡默者壽蓋温和也慈良也寬洪也重厚也簡

默也皆仁之一端其壽之長決非猛厲殘忍褊狹
輕薄淺躁者之所能及也○夫東南西北地之四
方也而東爲先元亨利貞天之四德也而元爲長
地之東天之元時之春人之仁也易曰體仁足以
長人仁者何人之心也苟能體此則有我之私纖
芥不留及物之春洞徹無間真足爲人之長矣不
久其本心沒於下流而不能自拔也又奚長之

新安吳勉學重校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五

